

## 從莫斯科墓園說起

到莫斯科去，最深刻的是探訪了它的墓園 Novodevichy Cemetery，裡面埋葬了二萬多位蘇聯的重要人物，包括音樂家、科學家、文學家、藝人、詩人和政治家。在墓園內踴躍，就像是經歷着二十世紀的蘇聯歷史。

這個墓地連接着圍牆一個同名的修道院，史太林的第二任妻子就是在修道院逝世後，直接移到這裡埋葬。她死時手中拿着手鎗，很多人說她是自殺，但是更多人認為她是被謀殺。她的墓碑上雕塑着一個清秀的女仕，墓上放滿鮮花，可見有不少人為她憑弔而來。蘇聯前總理 Mikhail Gorbachev 的妻子也葬在這裏，據說她生前作風開放，不像當時一般第一夫人的低調，因此很受爭議。但是死後卻有很多人來拜祭，據說她的丈夫在送葬時，淚流滿面，久久不肯蓋棺。

這裡大部分的墓碑都設計得十分別緻，甚有創意地表達墓中人的身份。例如一個心臟專家的墓碑，就是雕塑了一雙手，捧着一顆鮮紅的心。一個喜歡抽煙的詩人，他的雕像仍是煙不離手。Nikita Khrushchev（赫魯曉夫）的墓碑，是把他的雕像釀在重疊的黑白雲石之中，以示他生平的業績是功過各半。

最有趣的是前領導 Boris Yeltsin（葉利欽）的墓碑，用水泥塑做成一面龐大的蘇聯國旗，佔地甚寬地霸佔到行人路上。原來墓園的面積已經不夠使用，Yeltsin 的女兒卻非要把父親的墓碑設立在顯眼的地方不可，便強蠻地把大部分碑地伸展到大路上去。只見一面紅白藍三色的蘇聯旗幟，像波浪似的攤在路上，上面寫上 Boris Yeltsin 的名字，也許這象徵着當年他戰勝政敵後在國會上親手揮動國旗的風采。但是不知何故，這旗幟上的顏色十分暗淡，好像顏料不夠用的樣子，只給人一種大而無當的感覺。

墓園內還有很多顯赫的將軍及政要人物，但是最受歡迎的卻是埋在這裡的藝術家、音樂家和演員，他們的墓前總是色彩紛紜。我看到其中一個堆滿鮮花的墓地，上面坐着一個栩栩如生的銅像，一派遊戲人間的表態。原來那是一名蘇聯舞台上的著名小丑，生前為觀眾帶來無限歡笑，死後仍然讓人萬分愛戴。

還有音樂家 Shostakovic 的墓地，用單一個音符作為墓誌銘；文學家 Gogol 的墓碑，卻出奇地方正，缺乏他文字中那離奇怪誕的荒謬，據說他活得離奇，也死得古怪。臨終時老是怕被人活埋，要在棺木上開一小洞，並放一條連接到一個銅鈴的繩子，讓他求救；可惜的是，他最後一直沒有醒過來。這些人的墓前都是放滿花朵，可見這個民族對藝術和舞台是何等熱愛。在那嚴厲的寒冬，除了 Vodka 酒外，文藝是他們最暖心的東西。古今多少事，都在一片墓碑中。

我也找到一座白石雕像，一只白天鵝舞人，正從石隙中脫穎而出。原來那是芭蕾舞家 Galina Ulanova（烏蘭諾娃）的墓碑！那是我兒時的偶像，多少少女時代的幻想和憧憬，都緊緊地繫在她的腳尖上。這次到聖彼得堡，也特別去看了一場天鵝湖，那著名的劇院仍在，只是這些新時代的天鵝，已失去當年對我的魔術。突然在這裡找到一份舊相識，讓我感到無限安慰！

這次出門，其實是要到瑞典去工作。既然要到北歐，就乾脆往蘇聯轉個圈，俄羅斯人內心的浪漫奔放，與瑞典人的冷靜，剛成對比。都是寒冷天氣的民族，

怎麼會有如此不同的文化發展？每到外面工作，我都會花工夫去感受當地的互動方式，以免出洋相。只是無論文化的分別多大，家庭仍是每個文化的主流。莫斯科的墓地，主要仍是為家人而設的。其中有個領導人的墓，看上去十分蕭條，原來兒孫都出國了，長居美國，墓園的訪客都罵那子孫不肖。

瑞典的墓園沒有如此顯赫，卻也平易近人，那也是家人憑弔的地方。觀古鑑今，我也得收拾心情，準備在瑞典的工作。那是當地家庭治療協會的年會，他們請我作大會的主講。但是瑞典是個思想發達的國家，在人文方面的發展尤其先進，他們的社會福利比誰都優厚，對男女平等、同性戀的包容，比北美更開放。他們重視人人平等，不像其他文化那樣崇拜英雄，卻十分重視孩子的聲音，與我在兒童方面的臨床工作十分吻合，這樣先進的社會，我可以說些什麼是他們不知道的呢？

從莫斯科的墓園說起，到瑞典的簇新世界觀；從隱密的俄羅斯宮庭秘密，到 Ingmar Bergman 的 *Scenes from a Marriage*。原來文化與文化之間，每一種表達都是一道橋樑，交疊成一個個不同形狀的網絡，它擴展了你的視野，也讓你眼花撩亂，情不自禁。這個行程為我奠定了這次工作的背景和反思，增強了我與當地交流的深度和密切，而不只是例行公事。也許因為我願意投入他們的經歷，他們對我分享的一些亞洲家庭個案及研究心得，也顯得份外興奮。他們最後的結論是：怎麼我們有那麼多相似的地方？

也許表達方式不同，但是親情與家庭關係，原來真是不分國界的。